

參與國內人才計劃未披露稅收 華人教授在美被判刑

2019年，埃默里大學以隱瞞在中國的兼職為名開除李曉江。

導讀

近年美國大肆打壓與中國有關的美籍華人。美國聯邦調查局聲稱需要以“創造性”方法打壓華人。去年，埃默里大學以隱瞞兼職中國為由開除其教授李曉江。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聯邦地區法院起訴李曉江的罪名與隱瞞兼職、欺詐聯邦政府的資助有關。然而，12日判決出來，並沒有隱瞞兼職這一條，而是少交了所得稅，因此判決罰款3萬5千美元，緩刑一年。判決書出來時，檢察官繼續號稱要對付華人与中國招聘計劃的關係。

這導致很多人質疑。中國為什麼不能招聘人才？起訴李曉江隱瞞兼職，但最後的罪名與隱瞞兼職無關，是否因為如李曉江多次聲明並沒有隱瞞兼職？如果李曉江沒有隱瞞得到聯邦法庭認同，那麼埃默里大學開除他的理由如何成立？李曉江多次對公眾展示埃默里大學同意他兼職的信件，看來是得到美國法庭認可？有評論稱，少交所得稅的罪名，完全是個人行為，不僅與中國政府無關，也與任何計劃無關。

撰文 | 葉水送 馮水寒

責編 | 陳曉雪

● ● ●

新冠疫情形勢異常嚴峻，美國也沒有放棄對那些曾參與中國人才計劃學者的抓捕。5月11日，美國司法部發佈新聞稱，在上周五宣判了著名華人生物學家、前美國埃默里大學終身教授李曉江一案。另據《紐約時報》報道，還有一位曾參與中國人才計劃的學者、美國阿肯色大學學者洪思忠（Simon S. Ang）在上周五被逮捕，並在5月11日被控電信欺詐。

被判緩刑一年

美方指控李曉江參與國內人才計劃未如實披露個人稅收，李曉江因而被判重罪，緩刑一年，罰款35089美元。



美國司法部發佈的新聞

這是李曉江自去年11月被美國司法部門抓捕後，有關他的最新消息。此前美司法部門和埃默里大學起訴李曉江的理由是因為其隱瞞在中國兼職，涉嫌欺詐美國政府薪資和其他補貼（具體罪名為 Theft or bribery concern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而現在起訴理由並沒有這一項，換成了漏稅。

美司法部門和埃默里大學起訴李曉江的理由，與最後法院宣判的理由前後並不一致，其背後意味深長。在中美科技競爭的大背景下，未來華人學者同國內合作的空間可能會進一步被壓縮。

為何被起訴

根據此前美司法部門的起訴書，針對李曉江的指控于2019年11月21日在亞特蘭大地方法院提出。起訴書稱，李曉江在一年時間內（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從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用于資助亨廷頓舞蹈症蛋白的突觸毒性研究的經費中獲利超過10000美元，並故意濫用埃默里大學價值至少5000美元的資產。

李曉江為何被埃默里大學“關注”？起訴書也披露了案件的源起。2018年10月前後，美國NIH告知埃默里大學，NIH留意到李曉江提交的申請可能未遵守NIH的政策，該政策要求申請者披露所有外國財務利益或事先獲得NIH批准，在NIH研究中使用外國經費。

知名華人學者李曉江

對此，埃默里大學于2018年10月到2019年5月期間就此事與李進行多次討論，並在2019年2月對其埃默里大學郵箱進行內部審查，發現了李曉江參與了中國的人才計劃。

起訴書指出，李曉江與中國一研究所簽署了過渡期就業合同，他有兩年時間建立自己的實驗室，並承諾從2014年開始每年工作9個月。李曉江此前向外界披露，這一做法得到了當時埃默里大學所在院系領導的批准。

2015年2月，李曉江繼續向埃默里大學提出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進行兼職工作，並相應減少薪資。起訴書中認為，有關此協定的諒解書從未正式完成。但李曉江這一申請當時得到了埃默里大學所在院系領導的書面批准。

那麼，李曉江是否存在埃默里大學以及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所說的“未完全披露”的情況呢？數名在美工作的華人學者此前對《知識分子》表示，美方科研管理機構以及高校此前在這方面要么沒有指導文件，要么不明確，而用現在的嚴格標準來執行此前的情況是“欲加之罪”。

李曉江為何重返美國

現年63歲的李曉江是國際上亨廷頓舞蹈症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因將原本只出現在人身上的亨廷頓舞蹈症，複製到豬的身上而聲名大噪。這項研究引起很大的國際關注，也得到了美國NIH主任的賞識。但在去年，他的研究生涯遭遇重大變故。2019年5月，埃默里大學突然關閉李曉江實驗室，隨後李曉江及其夫人全職回到暨南大學工作。

很多人可能會疑慮，李曉江原本已在暨南大學工作，為何在風聲鶴唳下，會出現在美國，並被判刑？據瞭解情況的人士表示，李曉江是2019年11月只身前往美國，並在美國被逮捕。他透露，李曉江之所以回美國，是要參加關於美國埃默里大學突然關閉其實驗室的聽證會。“然而在聽證會當天早晨，李曉江就被FBI帶走，聽證會沒去成。”這名知情人士表示。他還推測，“現在回想，估計是埃默里大學設下的圈套。”

直到今年2月，李曉江被美國司法部門起訴的事件才被媒體披露出來。

知名電氣專家被捕

近日，與中國人才計劃相關的抓捕行動，還牽連到了阿肯色大學教授洪思忠。

現年63歲的洪思忠是阿肯色大學高密度電子中心主任。據《紐約時報》，洪思忠在5月8



日被逮捕，並在5月11日被控電信欺詐罪。不過，該報道未披露洪思忠具體是哪些行為與電信欺詐罪有關。

據《阿肯色時報》11日報道，法庭文件稱洪思忠應該披露與美國之外，尤其是中國企業接觸的潛在衝突。美國司法部稱，若被判有罪，洪思忠將面臨20年監禁的法定最高刑罰。

《紐約時報》援引法庭文件稱，洪思忠為中國公司和中國的人才計劃工作，並從中獲得資助，但並未告知阿肯色大學，這違反了學校的政策。

另外，《紐約時報》報道稱，洪思忠在過去7年從美國政府獲得了超過500萬美元的資助。洪思忠為了獲得包括美國航天局（NASA）在內的美國機構的資助而對財務安排保密，但來自中國的資助已經使他沒有資格獲得這些資助。

《紐約時報》透露的一個細節顯示，更早之前美國相關方面就已經在調查洪思忠與中國的聯繫。阿肯色大學的一個系主任稱，該大學幾個月前被要求向聯邦政府提供教職員工前往中國的旅行信息，但不知道哪個機構提出的這一請求。

洪思忠出生於馬來西亞，從本科到博士的培訓均在美國完成。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了7年之後，洪思忠在1988年加入阿肯色州大學擔任電氣工程助理教授，並在1991年成為副教授，1995年晉陞為正式教授。

近年來，美國以知識產權泄露以及科研成果流入國外為由，嚴厲審查華人學者這一群體。2019年11月，美國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舉辦有關中國人才招募計劃的聽證會，認為中國的人才招募計劃已對美國造成巨大威脅。

在此形勢下，原來往返中美、促成兩國科研機構合作的華人學者成為主要的審查對象，未來他們游走在兩國間的合作之路恐將被阻斷。

中國留學生：防疫非要搞成中美對立的競賽嗎？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專題：留學生最新動態

我的四川朋友王藝穆是懷俄明州立大學鋼琴專業的研究生，3月份停課後所有的琴房也都關閉了，打亂了她的申博計劃。雖然特別希望能回國，但沒有航班的現實使她不得不暫時留下。最讓她發愁的是，學校的許多人防護意識不高，一個月前，除了亞洲學生幾乎沒有人戴口罩。

當被問到這場疫情如何影響她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她說：“對於要么政策不到位，要么民眾不配合的，缺少防護意識、輕視病毒傳播強度和影響力的國家，我希望它們的狀況早日好轉，也希望它們能學到一些什麼……比如為什麼中國這個‘落後’的國家現在已經有能力控制疫情，而許多發達國家卻出現大暴發？”

恐怕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都是這樣去看這個問題的。我覺得這樣看雖然有一定原因，但可能忽略了重點。病例數和死亡率不應被當作一種權衡不同政府和社會、使它們互相對立的競賽。當中國和西方都陷入困境，兩者此時應放下互相指責和自吹自擂，彼此幫助，共渡難關。

我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大四。今年春節後，美國決定對中國實行旅行禁令，我趕在海關關閉的兩個小時前入境美國。但我沒有預料到，新冠病毒將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在美國大肆傳播，感染情況看起來遠遠超過了中國，成為目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同時，國內的情況趨于穩定。在去留的問題上，一些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專題）陷入了兩難。

除此之外，隨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許多中國同學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也在改變。“前期中文互聯網對中國防疫方面的缺陷表達的憤怒和不滿還是很多的，但是隨着其他國家嚴重起來，大家一下子都發現原來我們還不算差，這些國家竟然還比我們做得差遠了，”在歐柏林念大二的李同學說道。

“不過，這也更加反應了疫情是全世界的問題，說明大家的防疫系統都有問題，”她接着指出。“區別只在于誰問題更大、誰補救更及時而已。”我想，實情就是如此。儘管美國等西方國家正面臨着曾經中國也經歷過的嚴峻挑戰，然而把問題的表述簡單地從“中國的”變為“美國的”或者“西方的”，是不準確的。怎麼減少中美對立，共同抗疫？我們必須這樣想問題，才能有出路。

歐柏林與全美大多數高校一樣，在州政府關於保持社交距離的政策出台後，迅速停了課，並計劃遠程完成下半學期。目前還有近225名學生被允許留校，其中有144名中國同學，學校繼續為我們提供食宿。這期間我們在線上上課，每周從中國超市預訂生鮮蔬菜和零食，並和夥伴

們一起做飯，教授們和教員已經減少了課業量，學校也為學生放鬆了評分政策以減壓。

現在正處於期末考試階段，然而一些國際學生並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要何去何從。儘管校長卡門·安伯（Carmen Amber）在郵件中表示，學校正在努力讓學生秋季可以返校正常上課，沒有人真正知道下個學期會發生什麼。特別是學校餐廳有一位員工被檢測確診後，加上學校周圍的病例也在增加，很多同學感到不安。

他們的想法，當然可以理解。在歐柏林，還有不少中國同學對於美國疫情的瞬間暴發和醫療資源的匱乏感到恐慌，有將近80名立即離開了學校，大部份回國了。但由於回國的航班幾乎停飛，機票價格不斷上漲，中國政府也無意撤僑，大多數中國學生只能暫時留校。國際旅行有安全風險，加上美國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可能會使持F1留學生身份的國際學生秋季難以返校。

雖然近期美國各地加強了保持社交距離等政策的實施力度，不少留學生仍然對美國醫療系統不信任，對美國民眾的低防範意識和反華情緒感到害怕。特朗普（專題）、龐皮歐等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的做法讓我們感到危險，它似乎激發出了反華行為和暴力事件。特朗普政府是全世界最“把這個病毒政治化”的人，歐柏林大二的任梓樺說，“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把這個病毒說成‘中國病毒’的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人。”

在我和同學、朋友以及家人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維護中國政權的聲音要遠遠大於質疑聲。他們的維護態度是基於中國政府如何對外建立自己抗疫領導者的形象，或者對內從上到下政策實施的高效率。雖然有同學提到了特朗普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等關於病毒出處“陰謀論”的荒謬，但在中國，外國人被禁止出入餐廳、商店和公園，甚至廣州的一些黑人被趕出家、被迫露宿街頭這樣不人道的事情並未被提及。

“可能因為體制原因，這個時候凸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至少掌控性比美國強很

多，無論是面積的停工停學、政府支持、底下實施，還是群眾意識。”現居新澤西（專題）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羅同學說。在她看來，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警示世界新冠病毒的嚴重性，可是其他國家都在“走老路”。原來，“美國年輕人覺得可以自愈，加上信息相互矛盾，大家都不當回事。就像哥大（3月）停課第二天天氣特別好，結果外面就聚集了全市的人來野餐。”

中國在全球抗援助方面的貢獻也得到了中國民眾的認可，包括在留學生眼中。“中國政府和企業也正在給各國很多醫療物資上的支持，”任梓樺說。病毒無國界。現在注意力應該是放在全世界怎麼聯合起來對抗這個病毒。”

其實，留學生在中國和美國都被當作潛在病毒攜帶者。本應當合作抗疫的兩國政府卻互



相對立，指責甚至仇視，使得留學生成為在這場疫情中最为脆弱的群體之一。外來病例輸入被嚴格管控的背景下，海外留學生同樣被中國國內不友好的聲音所包圍，發出這些聲音的人認為留學生和外國人一樣，會擾亂國內剛剛穩定下來的疫情，帶來新的危機。這讓我不禁感到心寒。無論是在中國常年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還是出國在外多年的留學生，都不應當被當作“罪魁禍首”而被歧視和懲罰。疾病是疾病，不應被當作攻擊某一群體的“武器”，無論是不是為了宣泄也許早就存在的不滿和仇恨。

然而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宣傳並不總是成功的。

在李文亮（專題）事件後，人們對於政府的憤慨如海嘯般席捲網絡世界。李文亮去世的那一天，我學習生物的朋友在餐桌上憤怒地對我說，她感到如魯迅所說，學醫救不了中國。我和家人在微信上也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只因為我的一個親戚認為看到意大利政府封城米蘭後民眾的亂象，她感到可以原諒中國政府的行為。她認為我在國外無法親眼所見中國政府在處理疫情上的高效率，比如方艙醫院的迅速建成等，並認為意大利和美國疫情暴發後的混亂證明瞭民主體

系的失敗。我們更是對於“北美留學生日報”這樣一個支持中國政府宣傳的自媒體能否被當作可靠的新聞消息來源爭吵不休。這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我接受西方教育後與70年代出生成長在中國本土環境下的親人們的割裂。

作為一名在美學習政治專業的學生，人文情懷、自由主義與民主對我的熏陶可以說是我大學的主旋律。因而當我看到中國人一邊吶喊自己在這場疫情中被歧視和暴力所傷害，一邊把傷害和仇恨的矛頭對準其他種族；當我看到愛國情懷在《人民日報》報道國外病例數和死亡率“反超了！”的過程裡病變成一場對其他國家人民苦痛的無視和幸災樂禍；當我發現政府對於“面子”的在乎建立在一輪輪的政治宣傳，並驅逐許多駐華記者（雖然官方稱是“對等措施”），我都無法控制地感到失望和無力。但這一切也許也是因為我一開始就對中國有着不切實際的期待。

談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羅同學也認為，中國政府同樣在宣揚國家間的對立。中國媒體的報道讓她感到好多中國人沾沾自喜，似乎是覺得疫情在中國快過去了，反而對國外有一種嘲諷的態度。

“我覺得沒必要，（疫情）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嚴肅的事情，不管在哪都是讓人非常難過的事情，沒有必要在國家之間比較，而忽略了疾病本身的可怕，”羅同學說道。在疾病面前，大家應該是一起共同想辦法抗疫。雖然每個政府有不同行為，導致不同結果，群眾沒必要嘲笑或者怨恨其他無辜的人。”

中國政府應當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正如它所宣傳的那樣。那意味着和美國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合作對抗疫情，而不是老跟美國白宮一樣，互相指責，進行充滿敵意的攻擊。

除了外交關係，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緊密連接影響着每一個人。這次疫情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可能會繼續導致部分“脫鉤”。過多的愛國主義和保護主義也會使得兩國的社會經濟各有損失。

面對疫情，在華外國留學生的選擇

談到這是否會改變自身長期發展規劃，幾位同學則認為自身長期發展在中國還是美國和疫情關係未必那麼大，而和中國國內就業市場和以後工作規劃更相關。任梓樺認為要看具體產業。“比如想做中美文化交流，那肯定會受到影響。”

她還覺得，可能連任的特朗普會加重仇外傾向，這會對在美國生活造成一定心理壓力，所以在哪裡工作的話也要看下一任政府的政策。